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四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十七 涇胡承珙墨莊著

周頌臣二之什

臣工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高誘注弓覽云保介副也承珙案釋詁介右也右卽副貳之意高以保介爲副當亦指車右謂其輔君耕藉但高渾言之鄭注禮記以保爲衣介爲甲切言之耳後儒疑車右不過勇力之士與農事無涉故用高注以副爲農官之副不知古者士大夫皆嫻於射御故君之御及車右皆以大夫爲之初非別有甲士此詩敕保介

自是呼諸侯之車右而告之則保介卽月令之保介無疑若農官則詩中每言田畯不謂之保介況又以爲農官之副將以何者爲農官之正呼但此詩爲廟遣諸侯不忘農事以保介預於勸農故託以爲詞必如正義謂不戒諸侯之身嫌其太斥則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直戒諸侯何以不嫌太斥乎

庠乃錢鏹奄觀銍艾傳庠具錢鏹鏹鏹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釋文正義皆以錢鏹銍爲三器案錢說文用毛傳訓鏹云古者田器斗部斛下引爾雅斛謂之鑿古田器也是鏹斛同物卽今之鐺鏹所用以耕者正義引宋咸注世本鏹刈也以爲刈物之器非是鏹說文一曰田器亦引此詩木部樛樛器也从木辱聲或从金作鏹正

義云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卽鋤或云鋤類古器變
易未能審之案齊語挾其搶刈耨鑄以鑄與耨爲二物然皆所
以芸苗亦小異大同耳至銍毛但訓穫鄭云必多銍艾似本不
以爲田器陸孔皆引釋名說文以銍爲穫禾之器然說文銍穫
禾短鎌耨穫禾聲二字迴殊良耜穫之耨耨釋訓作鈇銍是聲
同通借此傳蓋亦以銍爲耨之假借生民疏引鄭注尙書二百
里銍云銍謂刈穗斷去藁也亦是以銍爲耨借耳又箋訓奄爲
久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爲同言
同多銍刈但爲傳可據故同之鄭焉承琪謂王訓同者蓋顧上
眾人爲義然詩言錢鑄是方趣其耕耘則其穫尙需時日故箋
以爲久多銍艾揆之文義似當同毛於鄭耳

江氏古韻標準曰此篇韻不分明如何新畬似與來咨來茹遙韻虞東學詩從顧氏詩本音以茹畬帝艾四韻爲長調工公求牟年人各爲韻承琪案顧說是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是正義本傳作嘻敕也承琪案噫嘻之文在成王之上若如正義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敕彼敕臣工保介此豈敕王乎若謂成王事者嗟歎而有所戒敕則經文當云成王噫嘻矣考說文無嘻字言部諄諄也又諛可惡之詈一曰諛然春

秋傳曰諛諛出出今左傳作謔謔出出是諛謔字通又口部唉

謔也與言部諛然

說文當本作諛然也

同義方言歛警然也廣雅歛警然

謔也是諛唉歛三字皆謔聲之詞此傳云謔和者說文和相謔也蓋以噫爲歎而謔和之故箋云噫謔有所多大之聲也詩謔字疑卽謔之假借噫謔雖歎聲要是有美有惡此經當是歎美成王事者之能勸農重穀耳

旣昭假爾箋云假至也噫謔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戴氏考正曰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爾之言此也虞東學詩曰烝民言昭假于下商頌言昭假遲遲皆事天也承珙案烝民商頌之昭假毛皆無傳惟雲漢昭

假無贏傳假至也王肅以爲昭其至誠此詩序云祈穀上帝則昭假當言事天謂能成是王事者旣昭其至誠以祈禱於帝矣然後率農播種而使之盡力焉爾字毛無傳箋云已著至矣蓋卽以爾爲矣毛意亦當然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正義曰毛以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大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

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承珙案此疏申毛甚當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此言正與毛合其義古矣但私者對公言之經不及公所以爲讓富於民竝非此中絕無公田若因此謂是溝洫用貢法無公田則是本皆私田何必言讓且此詩祈穀上帝以天子而戒農播穀何以所言止及鄉遂而不通於畿甸乎傳言各極其望者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惠氏定字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爲十一三統厯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故云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于易矣承琪謂三十以極望爲言十千以盈數爲言傳義實爲該括不必如箋疏以一川之閒萬夫爲三十里與十千耦相配之數也

顧氏詩本音以爾與私里協耦古音魚矩反與夫穀韻江氏古韻以此爲無韻之章謂顧爲強叶孔氏聲類以穀音穀與耦韻而謂八句祇兩韻承琪案王氏總聞已以爾與里協穀居侯切與耦協此說亦通

振鷺

振鷺于飛傳興也振振羣飛貌或謂此詩但言振未嘗言振振且旣曰于飛不當先言羣飛故嚴緝引錢氏祇以爲自振其羽

而已承琪案詩中一字而傳以疊字訓釋者甚多此振鷺卽與
魯頌之振振鷺同振振者盛也在鳥則羣飛爲盛貌故以振振
爲羣飛貌耳若玉篇別出鷺字以鷺鷺爲名劉淵林蜀都賦注
亦以鷺鷺爲鳥名此則後人所加不然明矣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
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
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向彼耳無
取於西之義也承琪案靈臺傳云水旋邱如壁曰辟雍以節觀
是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壁環爲名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
成池者水經注釋漁陽郡雍奴縣曰四方有水爲雍不流爲奴
皆與毛合宣十二年左傳云川壅爲澤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單

言之或曰雍如周龐敦王在雒位格廟或曰澤如周禮澤共射
榘質之弓矢及禮記王立于澤必先習射于澤皆是靈臺言辟
雍故傳以水旋如璧釋之此經但言雒故傳亦祇訓爲澤其云
鷺白鳥也蓋卽謂靈臺之白鳥是傳意以雒爲辟雍澤卽辟雍
之澤不釋西字者豈古稱西雒猶言東膠東序人所易曉歟後
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鄭君注禮謂
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
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此箋云西雒
之澤者蓋亦以爲文王之雒正義以爲泛言川澤無取於西失
傳箋之旨矣

序云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此序及傳不明指所報之神正義申箋云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祖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郡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芑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承琪案此疏義多窒礙郡與烈祖經有烝嘗義反不取於報此經無烝嘗而意又主於報豈周人歸功祖父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不然乎至載芑祈社稷而亦有烝畀祖妣之文安見非廟祀卽不可言祖妣邪箋疏以後諸儒各自立說王介

甫以爲祭上帝蘇傳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祭田
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放齋詩說謂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
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何氏
古義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此經言豐年故專主蜡
祭近李氏黼平毛詩紉義又據楚語周人報高圉太王以此詩
爲宗廟之祭諸說致多錯迕蓋專主上帝則序但當言秋報而
不必兼冬若但指方蜡則載芟爲祈上帝不應有所而無報方
社之社其報祭正歌良耜不當又用豐年至謂經言豐年必係
一方順成之祭則良耜報社稷亦云崇墉比櫛室盈婦甯又豈
必順成乃歌邪楚語所稱廟祭固有報名然又未見其必在秋
冬也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

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祈一報相對爲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獨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僖三十一年或曰望郊

之屬也

宣三年

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

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功于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爲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爲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況烝畀祖

妣卽云以洽百禮載芟亦有此文箋以百禮爲饗燕之屬賓之初筵以洽百禮箋又以爲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然則此百禮合亦言合祀百神之禮鄭注月令郊特牲皆以祭百神爲蜡祭宗廟爲息民禮運仲尼與於蜡賓注以蜡爲索饗亦祭宗廟然則烝畀祖妣者言宗廟之祀無不舉以洽百禮者言百神之祀無不舉而皆歸功於豐年之報自不得泥祖妣之文專主廟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卽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爲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卽以此烝爲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纒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蒸

嘗家於是乎嘗祀夫龍甌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眾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爲嘗烝豈亦謂四時之外別有嘗烝歟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此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陸用集注本與正義不同或據說文秭下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許書多用毛氏則此傳當從陸本然心部十萬曰意與楚茨傳萬萬曰億不同則說秭亦未必同毛氏以楚茨傳用今數例之此傳亦必用今數自以孔本作數億至億曰秭爲合甄鸞五經算術曰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則有可疑蓋黃帝數術中數交之上萬萬